

豆棚闲话

《豆棚闲话》序说

顾 启 音

对于有清一代的话本小说，人们向来评价不高。除了李笠翁的《无声戏》、《十二楼》给人带来些许新奇有趣的惊喜之外，满目望去，多是令人讨厌的卫道说教和陋儒陈言，实在是乏善可陈。但是，如果因此而将清人话本一笔抹倒，却也太不公平。因为，在此一时期也确有优秀的作品浮出海面，这部《豆棚闲话》就是一部以往不受重视但却精彩纷呈的佳作。

艾衲居士何许人也

康熙前期的一年盛夏，有“江南火炉”之称的杭州城已是“烁石流金，人人雨汗”，却有一个老人独守北窗，挥笔写作，“不数日”，一部与坊间流行的稗官小说迥然不同的话本完成问世，这就是《豆棚闲话》，这个老人人称艾衲居士^①。

艾衲居士何许人也？真可惜我们对他实在了解不多。据《豆棚闲话》刻本上的署名“圣水艾衲居士编”，他可能是个杭州人。他的朋友天空啸鹤在《豆棚闲话叙》中说：

有艾衲居士者，当今之韵人，在古曰狂士。七步八叉，真擅万身之才；一短二长，妙通三耳之智。一时咸呼为惊座，处众洵可为脱囊。

他的另一个朋友紫髯狂客在《豆棚闲话》第十二则后的总评中又说道：

艾衲道人胸藏万卷，口若悬河，下笔不休，拈义即透。凡诗集传奇，剗剗而脍炙天下者，亦无数矣。

可见，在朋友眼里^②，艾衲居士是一个才华洋溢的饱学之士，其诗

文戏曲作品为人传颂，写小说也颇为在行。天空啸鹤又说“卖不去一肚子诗云子曰，无妨别显神通”，这大概是指他科举不利，转而在戏曲小说中一逞才华。《豆棚闲话》第九则中提到“在下向在京师住了几年，看见锦衣卫东厂……”云云，则明朝末年艾衲居士可能在北京呆了一段时间，所以，有学者说他是明朝遗民^③。在另一部产生于康熙前期杭州书坊的小说《济颠全传》（三十六则）的绣像题词里，出现了艾衲居士的署名和两处“艾衲”的印铃，因而有学者认定：艾衲居士就是《济公全传》的作者王梦吉。可惜对于王梦吉的了解除了这一姓名之外，其他仍然所知甚少；而这一说法本身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的支持^④。无论如何，对于艾衲居士这一个优秀的小说作者来说，这总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故事索·框架故事

尽管我们对艾衲居士了解不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欣赏、认识《豆棚闲话》小说中奇奇怪怪、幻幻真真的旧闻新说。

小说共十二则，记录的恰恰是“乡老们”在豆棚下的十二次聚会，其时序也恰恰经历了豆棚主人在早春时节种豆搭棚、盛夏乘凉煮豆，到秋天豆棚倒塌、主人抱蔓而归的整个过程。每一则都是人们每一次聚会时闲话的记录，“有说朝报的，有说新闻的，有说故事的”（第一则），所说的故事或一个，或两三个，或长或短；讲故事的人也不固定，有时是“老者”，有时是“老成人”，有时是“少年人”，有时似乎是豆棚主人自己，或就是艾衲居士自己的叙述。而最后一则没有讲故事，只是记录城里来的一位陈斋长的长篇议论。十二则篇章的故事内容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豆棚作为一个全书的框架，豆棚下的聚会作为全书的联络。

这种叙事结构方式在此前此后的话本小说中都没有出现过，可谓空前绝后的创举。郑振铎先生把它称作“故事索”，并指出：“此种故事索的体裁，我们在印度、波斯、阿拉伯诸故事集中，常常见到。”^⑤他举出了阿拉伯的《天方夜谈》、印度的《故事海》、《十王子冒险记》等，甚至欧洲的《十日谈》、《刚脱葆莱故事集》。美国的韩南

先生则把它称作“框架故事”，指出：“这也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框架故事。”并为这种“框架形式竟然没有后人摹仿”而深感奇怪⑥。

中国话本小说传统的或称“正宗”的叙述结构是自宋元话本至“三言”“二拍”所确立的，并为绝大多数的拟话本作者所遵守，即以说话人的身份出场，先以一首诗或词开场，引起一段简短的评论；然后是一篇入话，是与正文（正话）有一定联系的较短的故事，其后才是主要的故事，较长；最后又以诗或词煞尾。这种模式在清代的话本创作中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或取消了入话，或取消了诗词；有的更是加大了评论的分量，而这些连篇累牍陈腐无聊的道德说教往往又是最令人生厌的。但是，从来未有一部话本集像艾衲居士在《豆棚闲话》里做的那样，如此自由奔放，不受羁绊，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组织故事素材，并把它们巧妙地用“豆棚”来串联起来。这一伟大的革新创造，为话本小说创立了一个新的体例。而与其他民族文学中短篇小说集的结构方式相吻合，却是艾衲居士自己所未曾料想到的。

彻悟与幻灭

对于身处明清之际的知识分子来说，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对生活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而对于灵魂深处的思想观念的激变则更为深刻。你可以对明朝政治大加抨击，可以对大厦将倾痛心疾首，可以对各地风起云涌的义军大置恶喙，然而当外族入侵，势如破竹，直取中原，建立起铁蹄与文网下的和平时，你又当如何面对？忠孝之心、汉夷之别、善恶之论在血雨腥风之中往往是苍白无力的。

艾衲居士的思想根基是儒家的修齐治平、亲仁孝悌、义利贞淫观念，但这似乎还不足以解释动乱生活中的一切。从小说中可以看出，艾衲居士对明末的政治是不满的，而且长久以来一直在思索着明亡的原因。在他看来，明亡亡在盗贼上。正是因为朝廷没有相应的弭盗良策，以致于累年流弊，积重难返。此时外族入侵，也就势在

必然，战争更加速了明朝的覆亡。对于战争，艾衲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厌恶和憎恨。第十一则《党都司死泉生首》中，艾衲借老者之口讲述的战乱之惨，实在是无以复加，“叫人在太平时节想那乱离苦楚，凡事俱要修省退悔一番”。

最能反映艾衲居士复杂内心的要数《豆棚闲话》第七则《首阳山叔齐变节》一篇了，这算是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伯夷、叔齐忠于商朝，不食周粟，在首阳山采薇食蕨，谨守忠义，历来是人们景仰的偶像，尤其在改朝换代之际，成为旧朝遗民重义守节的精神支柱。但在这一篇里，艾衲居士却调侃历史，以滑稽的笔触，写出新的故事来。

叔齐随同伯夷上山采薇，引得商朝的旧臣们闻风影从，连山上的野兽也改邪归正、慕义守节起来。但是，当山上薇尽食绝时，叔齐“幡然醒悟”：“与其身后享那空名，不若生前一杯热酒”，于是溜下山去，投奔新朝。途中遇到那群野兽。在叔齐的劝导下，众兽欢天喜地，也要跟着叔齐“应运而生，待时而动”，下山快活。不料路上杀来一队商朝顽民的鬼魂幽灵，抓住正要向新朝献投诚书的叔齐，要斩首示众；而野兽们也赶来要拜叔齐为首领，带他们纵横天下。正在相争之际，天上下来一位神道，“乃是玉皇驾前第一位尊神，号为齐物主澄世金仙，专司下界国祚兴衰，生人福禄修短，并清算人世一切未完冤债等事”。他的话令人耳目一新：“众生们见得天下有商周新旧之分，在我视之，一兴一亡，就是人家生的儿子一样，有何分别？譬如春夏之花谢了，便该秋冬之花开了，只要应着时令，便是不逆天条。若据顽民意见，开天辟地就是个商家到底不成，商之后不该有周，商之前不该有夏了。你们不识天时，妄生意念，东也起义，西也兴师，却与国君无补，徒害生灵。”故事的结果是叔齐起身，却是南柯一梦。

在这里，艾衲居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朝代的更替、时代的变迁，天地之间自有其本身的天道之常，也就是“天地造化之气，不足者助之，有馀者损之”（第十二则），在它面前，人力无能为力，道德更是无关宏旨。

尽管艾衲居士对这宇宙天地达到一种彻悟，但这并不能使他的情感因而达到平衡，对于儒家道德的信守是无法被“齐物主”的理论所全然替代的。在这一篇中，艾衲居士讽刺了“在籍的缙绅，告老的朋友，或是半尴不尬的假斯文、伪道学”们，他们纷纷上山，把首阳山“渐渐挤成市井”；他更痛恨那些“纷纷奔走，络绎不绝”的投考新主子、求取功名的识时务者，像叔齐一般写了投诚呈子，希望在新朝“也是一个民之重望”，真是无耻之尤。清兵入主中原以后，忠于旧主、不仕新朝、归隐山林、尚义守节者有之，但追慕虚名、利欲熏心、投敌报效、保全性命者也自不少；高举义旗、反清复明、武装反抗者有之，但好杀成性、残害生灵、谋取私利者也自不少。艾衲居士在此篇中确实是有见而录，有感而发的。

天道与道德的背逆，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使得艾衲居士产生了巨大的人生幻灭。在第八则《空青石蔚子开盲》里两个瞎子的求索过程，也许正是艾衲居士的心路历程。二瞎一名迟先，一名孔明，听得世界上燕语莺啼儿欢女笑，“好不喧轰热闹”，自恨失却双眼；听说华山上有个仙人能用空青石点开双瞽，为人开盲，便相约一路寻去。到山上，陈抟老祖为他们洗净肮脏肠肺，顿觉心地空灵；等求得蔚蓝大仙为其点开双眼，二人在山顶一望，见世界上红尘碌碌，都是空花阳焰，孽海冤山，倒不如瞎着眼睛清闲自在，便不愿下山；被蔚蓝大仙引入杜康垆中，只见里面风和日暖，天高地厚，风俗淳朴，人人安乐，彼此毫无戒心仇恨，正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艾衲居士在醉酒朦胧中可以梦到理想国，却并不能解脱内心的苦闷与矛盾，胸有万言，却正是无从说起。他的彻悟与幻灭，也正是一个清醒而又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面对历史与时代所表现出的必然趋向。他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与境界，是我们在其他话本小说中所未曾见过的，其认识价值，更是值得我们为之瞩目。

“莽将二十一史推翻”与“化嘻笑怒骂为文章”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高度，艾衲居士看待历史，便有了“莽将二十一史推翻”的“莽劲”和“化嘻笑怒骂为文章”的幽

默^⑦，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其笔调也就格外奔放自由，心态也就格外轻松自如，借古讽今也就格外写意传神。上面介绍过的《首阳山叔齐变节》无疑是《豆棚闲话》中最精彩的一篇，堪称把“推翻历史”的构思与嘻笑怒骂的文章风格水乳交融、完整结合的典范。此外，还有两篇也写得出神入化。

第一则《介子推火封妒妇》，艾衲居士选择了那个倒霉的介子推来展现自己的才华。战国时期的介子推忠诚苦节，辅佐晋国太子重耳登上王位后，入山高隐，不慕公侯，烧死山中。艾衲居士却借石尤的传说^⑧，凭空为介子推配了一个极妒极悍的老婆石尤娘娘，把介子推本人描写成一个心软惧内的丈夫，新婚不久便随重耳逃亡国外，十九年后回国，不及封爵受禄，便急急回家寻妻；不想被恼恨成怒的石尤娘娘用套索把介子推“扣颈缚住，顷刻不离”。她说：“我也不愿金紫富贵，流浪天涯，只愿在家两两相对，齑盐苦守，还要补完我十九年的风流趣兴，由那一班命运大的作官罢了。”介子推被石尤娘娘拘在家中，想出山为官而终不可得，最终夫妻二人“相偃相抱”，一起被烧死。一个在历史上久远流传的战国高隐的名节故事，就这样被改造成一条诠释“最毒妇人心”的注释。

第二则《范少伯水葬西施》也颇为精彩。长期以来，人们对勾践夫差、范蠡西施的故事十分熟悉，普通百姓则把它看作是一出美人救国的好戏，尽管这本身就与历史不符。艾衲居士在此又是旧事翻新，成案颠倒。他写道，西施原本就不是什么绝世美女，而只是个没人娶的平常村姑，只因范蠡看调脂弄粉的看得厌了，“忽然遇着淡雅新妆波俏女子，就道标致之极”。而吴王夫差是个“苏州空头”，见人赞美西施，也就“一见留心，如得珍宝”。那范大夫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原为吴国百姓，却为越国臣子，图谋故国，“在越则忠，在吴则逆”；勾践复国后，他为避祸而泛舟五湖，假名陶朱公，那些财宝也不是做生意挣来的，却是“平日做官的时节，处处藏下的金银宝贝”，正有假公济私、贪污公款的意思。他又怕西施泄露“那许多暧昧心肠”，便“依旧放出那谋国的手段”，邀西施赏月时，“出其不意，当胸一推”，算是“水葬西施”了。艾衲居士更借文中老者之口，引经

据典，说是所谓《野艇新闻》、《杜柘林集》里载得明白，真是把读史者耳熟能详的历史解说得“苍茫花簇，像新闻不像旧本”，小说家的本色擅长，在这里尽显其能。

纵观全书，《豆棚闲话》充满了一种调侃幽默、放诞谑浪、甚至玩世不恭的情调与风格，采用的叙事语言是一种比较典雅的文人口语，有才华，有根砥，如泉奔涌、汨汨不绝，却又触物有致、摇曳生姿。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艾衲居士之机杼独出，匠心独运。

“作者深意，俟人善读”

紫髯道人在全书终篇的《总评》中写道：“著书立言，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亦在乎后学之善读。……如小说一则，奇如《水浒传》，而不善读之，乃误豪侠而为盗；趣如《西门传》，而不善读之，乃误风流而为淫。其间警戒世人处，或在反面，或在夹缝；或极快极艳，而惨伤寥落寓乎其中，世人一时不解也。”《豆棚闲话》作为艾衲居士的发愤之作，在其问世之后的数百年间，等到了它的善读之“后学”了吗？

《豆棚闲话》的成书之日，当在康熙前期。胡适先生推测，约在“十七世纪的六七十年代”^⑨；韩南先生根据《豆棚闲话》与《济颠全传》的密切联系，认为《济颠全传》出版于1668年，“《豆棚闲话》的出版似就在此后不久”^⑩。据说，它的带插图的原刊本还存留于世^⑪。在乾隆和嘉庆年间又数次重刊，至晚近时，刻本更多，说明此书在整个清朝还是受人欢迎与喜爱的^⑫。尽管刻本不少，但除了紫髯狂客的总评和天空啸鹤的叙之外，见于记载的评论却实在不多。看来，大家还是把它与当时流行的一般的话本等同看待，并未给予特殊的关注。

倒是在今存的戏曲作品中，透露出人们不少的看法。与艾衲居士同时代的范希哲做的杂剧《豆棚闲戏》明显是针对《豆棚闲话》的^⑬。他震惊于艾衲居士“莽将二十一史推翻”，也在戏台上搭起一架豆棚，让人重说“水葬西施”、“妒妇津与介子推”、“首阳山叔齐变节”等故事。因“村学究毁谤先圣前贤，骇人听闻，上帝闻之，十分震

怒”，派五殿阎君、稽察使者带着范蠡、西施、介子推母子以及伯夷、叔齐来与豆棚主人“质辩”，对他的惩罚乃是拔舌和下油锅。但范希哲最终还是怜念豆棚主人的才华，不愿让他受苦，便设计了“众人劝解，令其悔过”，放出还阳，宣扬善果的结局。而稍后于艾衲居士的著名戏曲家唐英则看重《豆棚闲话》第五则《小乞儿真心孝义》中的儒家正道，便在杂剧《转天心》中把一个卑田院的小乞儿塑造成孝义惊天、锄奸安邦的大英雄^④。

本世纪以来，研究者们看出了艾衲居士对士大夫的讽刺，看出了他对小说叙事艺术的贡献，但总体评价依然不高。倒是美国的韩南先生给了他很高的重视，在其《中国白话小说史》中专用一章来讨论艾衲居士的思想和《豆棚闲话》的框架，并把它作为中国白话小说史的终结。

也许，作为通俗文学的一个方面，小说总应该让读者“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明天许斋本），而不要承载太深太多的幽思玄想。连紫髯狂客也说：“此虽作者深意，俟人善读，而吾以为不如明白简易，随读随解；棒喝悟道，止在片时，殊有关乎世道也。”但是，我以为，艾衲居士当日挥汗而成《豆棚闲话》，不仅仅是让人“获心而肌骨俱凉，解颐而蕴隆不虐”的消夏之作，也不仅仅使人明白善与不善、贤与不贤、孝与不孝、妒与不妒就心满意足、抚掌称善。作者深意，还须“俟人善读”。

“忽啼忽笑，发深省处，胜海上人医病仙方；曰是曰非，当下凛然，似竹林里说法说偈。”善读之人，其谁欤？

① 《豆棚闲话》第十二则末的紫髯狂客总评曰：“迺当盛夏，（艾衲道人）谋所以销之者，于是《豆棚闲话》不数日而成。烁石流金，人人雨汗，道人独北窗高枕，挥笔构思，忆一闻，出一见，纵横创辟，议论风生。”

② 从紫髯狂客和天空啸鹤所作的文字来看，他们对艾衲居士是十分熟悉的。但如同对艾衲一样，他们的名字我们实在是无从知晓。或许这三个化名都是一人所为，也未可知。

③ 自从郑振铎先生说此书“当系出于明代遗民之手”（见《明清两代的平话集·豆棚闲话》，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文学研究》第二卷，三联书

店1983年版《西谛书话》)之后,其他研究者均无异议。

④ 首先把《豆棚闲话》与《济颠全传》联系起来研究的,据我所知,是美国的韩南先生。在其《中国白话小说史》第九章的注释3中,他写道:

《济颠全传》的复制本原为郑振铎所有,现存北京图书馆。大连还有一个全本,但我没有看到。《济颠》的作者署名香婴居士,据称来自西湖。但从印鉴看,这个香婴就是王梦吉。书中的插图配有署名的诗,其中有许多署名显然就是王梦吉本人,但其中有一个却是“艾衲居士”(印鉴上是丝旁“衲”而非衣旁“衲”)。《济颠》的评论者名“紫髯道人”,嘉兴人;《豆棚闲话》的评论者名“紫髯狂客”,也是嘉兴人。王梦吉在序中称西湖为“圣湖”,《豆棚闲话》中把艾衲的故乡称为“圣水”。一般小说习惯分回,《豆棚闲话》和《济颠》却都把一回称作“一则”。

所以,韩南判断道:“艾衲或许就是有关济颠的长篇小说的校订者、即杭州的一位无名作家王梦吉;如果不是王梦吉本人,至少也是王的友人之一。”得韩南先生提示,我在北图善本部检得此书,题为《新镌绣像麴头陀济颠全传》,正文首页题《新镌绣像济颠大师全传》,“西湖香婴居士重编,鸳水紫髯道人评阅”。新装十册。无扉页,无序,目录存。三十六则。有十二页图像,上半面图,下半面题词,有署名及印钤。第二幅署名“古啸生”,印“香婴馆”、“芥庵”、“大光明界”;第三幅题“武林好古渔人王梦吉书”,印“王梦吉印”;第五幅署“艾衲居士偶笔”,印“艾衲”;第十幅署“戊申秋霁见猎道者录于凌霄峰顶”,印为“艾衲”、“百拙自全”。如果认为艾衲居士就是王梦吉,似乎证据不足,但《豆棚闲话》和《济颠全传》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

⑤ 郑振铎《明清两代的平话小说集·豆棚闲话》,参注③。

⑥ 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第九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⑦ 天空啸鹤在《豆棚闲话叙》中写道:“收燕慈鸡壅于药裹,化嘻笑怒骂为文章。莽将二十一史掀翻,另数芝麻帐目;学说十八尊因果,寻思橄榄甜头。”

⑧ 关于石尤的传说,见元伊世珍《琅嬛记》引《江湖记闻》。传说古时有商人尤某远行,其妻石氏思念成疾,临死叹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远行,吾当作大风为天下妇人阻之。”故人称逆风为“石尤风”,自魏晋六朝以来习用。

⑨ 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961页《豆棚闲话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⑩ 同⑥。

⑪ 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三著录：“《豆棚闲话》十二卷十二则，存，原刊大本。插图。正文半页九行，行二十二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五章第三节中，谈到《豆棚闲话》时说：“此书刊本甚多，最早的为康熙写刻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此“原刊大本”与“康熙写刻本”或为同一本。今遍寻未见。

⑫ 《豆棚闲话》今所见者，有乾隆四十六年的书业堂本，乾隆六十年的三德堂本，嘉庆三年的宝宁堂本，嘉庆十年的致和堂本等等。我们此次整理，以书业堂本为底本，校以宝宁堂本和致和堂本。虽限于体例，未出校记，但底本上的错误，都是据本改正的。

⑬ 北京图书馆今藏有清人所刻戏曲集一种，新装四函，收录传奇《万全记》、《四元记》等八种及杂剧《豆棚闲戏》、《万古情》、《万家春》三种。书名题《笠翁传奇四元记等十一种》，北图中文编目组改名《笠翁诸家传奇汇编》。按：《万全记》等传奇八种皆为明末清初四愿居士范希哲所作，而《豆棚闲戏》等三种杂剧则曾合刻为《三幻集》，当亦为范氏作品。

⑭ 郑振铎先生在《明清两代的平话小说集·豆棚闲话》中说：“《豆棚闲话》在乾隆时代，便已著名于世。古柏堂传奇的作者唐英，曾将此书中的《空青石蔚子开盲》（第八则）一篇敷衍为二十馀出的一部传奇《转天心》。”此说误。查周育德校点《古柏堂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转天心》共三十八出，以《豆棚闲话》第五则《小丐儿真心孝义》为本，作了较大的改编。

1997年9月

弁 言

圣水艾衲居士原本

异门百懒道人重订

艾衲云：吾乡先辈诗人徐菊潭有《豆棚吟》一册，其所咏古风、律绝诸篇，俱宇宙古今奇情快事，久矣脍炙人口。惜乎人遐世远，湮没无传，至今高人韵士每到秋风豆熟之际，诵其一二联句，令人神往。余不嗜作诗，乃检遗事可堪解颐者，偶列数则，以补豆棚之意，仍以菊潭诗一首弁之。

诗曰：

闲着西边一草堂，热天无地可乘凉。

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

栽得豆苗堪作荫，胜于亭榭反生香。

晚风约有溪南叟，剧对蝉声话夕阳。

目 录

弁 言		(1)
第 一 则	介之推火封妒妇.....	(1)
第 二 则	范少伯水葬西施.....	(9)
第 三 则	朝奉郎挥金倡霸.....	(17)
第 四 则	藩伯子破产兴家.....	(28)
第 五 则	小乞儿真心孝义.....	(36)
第 六 则	大和尚假意超升.....	(44)
第 七 则	首阳山叔齐变节.....	(52)
第 八 则	空青石蔚子开盲.....	(62)
第 九 则	渔阳道刘健儿试马.....	(71)
第 十 则	虎丘山贾清客联盟.....	(81)
第 十 一 则	党都司死甕生首.....	(93)
第 十 二 则	陈斋长论地谈天.....	(102)
附 录		(115)

第一则 介之推火封妒妇

江南地土洼下，虽属卑温，一交四月，便值黄霉节气；五月六月，就是三伏炎天，酷日当空。无论行道之人汗流浹背，头额焦枯；即在家住的，也吼得气喘，无处存着。上等除了富室大家，凉亭水阁，摇扇乘凉，安闲自在；次等便是山僧野叟，散发披襟，逍遥于长松荫树之下，方可过得；那些中等小家，无计布摆，只得二月中旬觅得几株羊眼豆秧，种在屋前屋后闲空地边，或拿几株木头、几根竹竿，搭个棚子，搓些草索，周围结彩的相似。

不半月间，那豆藤在地上长将起来，弯弯曲曲，依傍竹木，随着棚子，牵缠满了，却比造的凉亭反透气凉快。那些人家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或拿根凳子，或掇张椅子，或铺条凉席，随高逐低，坐在下面，摇着扇子，乘着风凉。乡老们有说朝报的，有说新闻的，有说故事的。除了这些，男人便说人家内眷，某老娘贤，某大娘妒，大分说贤的少，说妒的多；那女人便说人家丈夫，某官人好，某汉子不好，大分爱丈夫的少，妒丈夫的多。可见“妒”之一字，男男女女日日在口里提起、心里转动。如今我也不说别的，就把“妒”字说个畅快，倒也不负这个搭豆棚的意思。你们且安心听着。

当日有几个少年朋友，同着几个老成的人，也坐在豆棚之下。右手拿着一把扇子，左手拿着不知甚么闲书，看到闹热所在，有一首五言四句的诗，忽然把扇子在凳上一拍，叫将起来，便道：“说得太过！说得太过！”那老成人便立起身子道：“却是为何？”那少年便把书递与他，一手指道：“他如何说‘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犹未毒，最毒妇人心’？做诗的人想是受了妇人闲气，故意说得这样利害。难道妇人的心比这二种恶物还毒些不成？”那老成人便接口说道：“你们后生小伙子不曾经受，从不曾出门看见几处，又不曾逢人说几个，如何肯信？即在下今年已及五旬年纪，宁可做个鳏夫，

不敢娶个婆子。实实在江湖上看见许多，人头上说将来又听得许多，一处有一处的利害，一人有一人的狠毒，我也说不得许多。曾有一个好事的人，把古来的妒妇心肠并近日间见的妒妇实迹，备悉纂成一册《妒鉴》，刻了书本，四处流传。初意不过要这些男子看在眼里，也好防备一番；又要女人看在肚里，也好惩戒一番。男男女女好过日子。这个功德却比唐僧往西天取来的圣经还增十分好处。那晓得妇人一经看过，反道‘妒’之一字从古流传，应该有的。竟把那《妒鉴》上事迹看得平平常常，各人另要搜寻出一番意见，做得新新奇奇，又要那人在正本《妒鉴》之后刻一本‘补遗’、二集、三集，乃在妇道中称个表表豪杰，才畅快他的意思哩！”

又有一个老成人接口道：“这《妒鉴》上有的，却是现在结局的事，何足为奇？还有妒到千年万载做了鬼、成了神，才是希罕的事。”那少年听见两个老成人说得觔觔节节，就拱着手说道：“请教！请教！”那老成人说道：“这段书长着哩，你们须烹几大壶极好的松萝芥片、上细的龙井芽茶，再添上几大盘精致细料的点心，才与你们说哩！”那少年们道：“不难不难，都是有的。只要说得真实，不要骗了点心、茶吃，随口说些谎话哄弄我们。我们虽是年幼不曾读书，也要质证他人，方肯信哩！”

那老成人不慌不忙，就把扇子折拢了，放在凳角头，立起身来，说道：“某年某月，我同几个伙计贩了药材，前往山东发卖。骑着驴子，随了车驮，一程走到济南府章邱县临济镇之南数里间，遇着一条大河。只见两边船只、牲口，你来我往，你往我来，稠稠密密，都也不在心上。见有许多妇人，或有过去的，或有过来的。那丑头怪脑的，随他往来，得个平常；凡有一二分姿色的，到彼处却不敢便就过去，一到那边，都把两鬓蓬蓬松松扯将下来，将几根乱草插在髻上，又把破旧衣服换在身上，打扮得十分不像样了，方敢走到河边过渡。临上船时，还将地上的浮土灰泥擦抹几把，才放心走上船，得个平平安安渡过河去。若是略像模样妇人，不肯毁容易服，渡到大河中间，风波陡作，卷起那腌腌臢臢的浪头，直进船内，把货物泼湿，衣服秽污。或有时把那妇人随风卷入水内，连人影也不见了。你道

甚么妖魔鬼怪在彼作如此的凶险恶孽？我悄悄在那左近饭店轻轻访问，那里人都要过渡，惧怕他的，不敢明白显易说出他的来头。只有一个老人家，在那里处蒙馆的，说道：这个神道，其来久矣。在唐时有个人，做一篇《述异记》，说道：此河叫名妒妇津，乃是晋时朝代泰始年号中，一人姓刘名伯玉，有妻段氏，名明光，其性妒忌，伯玉偶然饮了几杯饿酒，不知不觉在段氏面前诵了曹子建的《洛神赋》几句道：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之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之出渌波。秣纤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不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象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縠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

读至此，不觉把案上一拍，失口说道：‘我生平若娶得这样一个标致妇人，由你泼天的功名富贵，要他怎么！吾一生心满意足矣！’此乃是醉后无心说这两句放肆的闲话。

“那知段氏听了，心中火起，就发话道：‘君何看得水神的面目标致，就十二分尊重，当面把我奚落？若说水神的好处，我死何愁不为水神！’不曾说完，一溜烟竟走出门去。那伯玉那知就里。不料段氏走到河滨，做个鹁子翻身之势，望着深处从空一跳，就从水面沉下去了。伯玉慌得魂不附体，放声大哭。急急唤人打捞，那有踪影？整整哭了七日，喉干嗓咽，一交跌倒，朦胧晕去。只见段氏从水面上走近前来说道：‘君家所喜水神，吾今得为神矣！君须过此，吾将邀子为偕老焉！’言未毕，段氏即将手把伯玉衣袂一扯，似欲同入水状。伯玉惊得魂飞天外，猛力一进，忽然苏醒，乃是南柯一梦。伯玉勉强独自回家。诂料段氏阴魂不散，日日在津口，忽然作声，忽时现形，只要伺候丈夫过津，希遂前约。不料伯玉心馁，终身不渡此津。